

注音

曾子固文

摘要

史稱子固爲文，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期作者，莫能過也。然猶有病其迂宕，開南宋蕪穢之一派，差得其巧以去，不善學者，徒見其血指汗顏而已。

小傳

子固名鞏，建昌南豐人。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出其力。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修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旋知齊州、福州，哲

摘要 小傳

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以節用爲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爲一書，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牘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

注音
曾子固文

目 次

先大夫集後序	一	送江任序	一一八
徐幹中論目錄序	四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二〇
戰國策目錄序	五	送周屯田序	三二
新序目錄序	八	贈黎安二生序	三四
列女傳目錄序	一〇	賈昌衡知鄧州制	三五
陳書目錄序	一三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三六
禮閣新儀目錄序	一五	王中正种謗降官制	三七
序越州鑑湖圖	一九	張知均州制	三八
范貫之奏議集序	二六	寄歐陽舍人書	三八

晉注曾子固文

二

與孫司封書	四一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六一
宜黃縣學記	四五	學舍記	六二
筠州學記	四八	齊州二堂記	六五
徐孺子祠堂記	五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六七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五三	思政堂記	七一
越州趙公救蓄記	五六	墨池記	七三
擬峴臺記	五九	道山亭記	七四

注音

智子固文

茅鹿門先生選本

先大夫集後序

聖祖名致遠，字正臣，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吏部郎中。

公所爲書，號仙亮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

方五代之際，儒學旣墳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闔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

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

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_音譖語_音終。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_音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

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

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切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

【樂府】詩歌之譜入音律者。

【太祖】名匡胤。

【太宗】名炅。

【光祿寺丞】光祿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會宴饗等事，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

【越州】治今浙江紹興縣。

【監酒稅】官名。

【兩浙】今浙江及江蘇鎮江縣以東。

【轉運使】掌一路財賦。

【真宗】名恆。

【知制誥】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

【西兵起】西，即西夏。

【經略判官】經

略下之屬官。

【泉州】治今福建晉江縣。

【蘇州】治今江蘇吳縣。

【揚州】治今江蘇江都縣。

【齟齬】商不正而參差出

入也。故意見不相合曰齟齬。

【筦榷】以木渡水爲榷。前漢書漢武本紀初榷酒酤。師古曰：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設木渡水之獨

取利也。按此不專指酒而言。

【祥符】真宗年號。時爭言天書降下事。

【用事泰山祠汾陰】真宗封泰山，祭后土於汾陰。汾

陰。在今山西榮河縣。

【諍】諫諍也。

【京西】今河南舊開封道、汝陽道及湖北北境。

【三司】官名，通管鹽鐵、度支、戶口。

陵。今江西廬陵縣。

【覈】驗也。

【南豐】今江西南豐縣。

徐幹中論目錄序

幹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仕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辭義典雅，爲時所稱。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

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切多庵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

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

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去歸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述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屋呼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館閣】宋時翰林之稱。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也。閣者，祕閣及龍圖、天章等閣，俱藏書籍之所。

時事。

【魏志】陳壽撰。

【文帝】即曹丕。

【北海】今山東益都縣東。

【箕山】許由隱處，在今河南登封縣。

【耽】樂也。

【魏太祖】名操。

【上艾長】官名，上艾縣，近井陘關。

【惡】何也。（孟子）居惡在仁是也。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

向序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

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切廣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音誤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劉向】漢之宗室，字子政，元帝時爲中壘校尉。

【崇文總目】宋王堯臣等撰。

【彊】勉強也。（孟子）彊而後可。

【蘇秦】洛陽人，戰國時之縱橫家，相六國，後縱約爲張儀所敗。秦客於齊，齊大夫使人刺殺之。

【公卒】被殺。

【商鞅】戰國衛人，相秦孝公，封於商，號商君。孝公卒，被殺。

之卒，爲楚所殺。

【李斯】楚上蔡人，秦相，二世時，趙高誣斯子由與盜通，腰斬。

【寤】覺也。

【神農言】……

【墨子言】神農言並耕，墨子言兼愛，孟子皆距而闢之。

【高誘】後漢人。

新序目錄序

新序劉向所撰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

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蠭音舉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

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

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尚在也。

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中去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蠭起】如蜂羣飛，喻其多也。(史記)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能立楚後也。

【各自爲方句】方術也，言各自爲術，而不能趨於一致。

【折衷】折斷也，衷當也。(史記)折衷於夫子。

【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以文章名世，著有《太玄》、《法言》等書。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姑同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

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音茂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音衡璜音黄琚音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去聲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音嗟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

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向同天下之主哉？

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隋書】唐長孫無忌等撰。【崇文總目】見新序序注。【曹大家】大家，女之尊稱，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著女賦七篇。【頌義】列女傳後之贊頌也。【嘉祐】宋仁宗年號。【蘇頌】字子容。【劉歆】向子。【藝文志】即漢書藝文志。

【成帝】名驁。【趙衛】趙謂飛燕姊妹也，衛未詳。按：漢書谷永傳，趙李從微蹤專寵。李指婕妤李平。衛字疑作李。【保姆】亦作保母，撫育子女之稱也。師姆在右，保姆在左。【珩璜瑩瑀】佩玉。【關雎】詩周南篇名。《詩序》：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愛在追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二南】周南召南也。《詩序》：關雎麟趾之化，工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鷩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

【商辛】殷王紂也。變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鷩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